



京剧曲谱

坂馬記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京 剧 曲 谱

贩 马 记

顾文芍 叶惠农 郁钟馥
整 理 记 谱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刘福升

京剧曲谱

贩马记

顾文芍 叶惠农 郁鹤良 整理记谱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复兴路 74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宜兴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3 曲谱 44 面

1984 年 10 月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000 套

书号：8078·3473 定价：0.44 元

序

《贩马记》，一名《奇双会》，是京剧和昆剧盛演的剧目，舞台上常演的是第四本中第四、五、六出，即《哭监》、《写状》、《三拉》（亦名《三拉团圆》，一名《闯辕三拉》）。这是徽调吹腔戏，在道光四年（1824）就已有了徽班抄本107页，每页九行，每行三十字，惜无抄写人姓名。全剧共四本，每本八出，共三十二出。例如第一本第一出为《开场》，第二出为《春宴》，叙李奇别家出外贩马，杨氏治酒为李奇饯行。第三出为《离家》，赵宠被继母逐出，拟往投其姑父。象这样李奇和赵宠较早地出场，就发生了以后悲欢离合的情节。各出出目详见《剧学月刊》四卷十二期，这里不赘。《戏曲》月刊（1942）说这剧本是弋腔，是错误的。姚克曾在《天下月刊》一卷五号译过这剧本盛演的三出，名为《桂枝夫人》（Madame Cassia）。但他硬把这剧本与元杂剧比较，以为只有四折，与元杂剧合；开端〔仙吕点绛唇〕，与元杂剧合；属于南北合套，非全剧北曲；多人唱，非一人主唱到底……这些探讨，当然只能是徒劳。

由于这三出《贩马记》的盛传，版本就都各有不同。诸如1934年陈亚伯校订的和1939年卢继影校订的京剧班本子以及怡社剧艺组1940年主编的仙霓社昆曲本子，只看首曲〔点绛唇〕首句就各唱各的：陈卢二本都是“金光万丈”，昆剧本是“只为他一点情缘”，看来都是后来的改本。要算《戏曲》月刊所用是陈德霖、王楞仙、李六等清末内府的本子作“湛湛青天”为是。当然解放后三十年来已将鹗神或太白金星传音取消了。这次上海昆曲研习社的顾文芍、郁锤馥、叶惠农三位同志对这个本子又重加整理记谱，并加注角色的地位，身段以供爱好者的参考，这是值得欣喜的事。

亡友杜颖陶认为这三出《贩马记》演出“益转旺盛……几大名旦不时演出，近年来连票界都纷纷学习了”。他说得很好。我自己在解放前就演过四次：其中的《写状》，首次与朱铭庆合演，第二次与徐蕴慧合演，第三次顾传玠与张元和结婚，我与朱传茗合演，第四次在安徽金寨与范慧英合演。我是在看过叶盛兰和华慧麟演出此戏才引起爱好，学习此戏的。

我虽演过《写状》四次，实际上还不能体会到小儿女新婚的感情，有时不免火气。后来我看了俞振飞同志的表演，才感到他能体贴这种情感。我在上海昆曲研习社《社讯》今年第四期（总第四十一期）写了一则《笛边忆语》云：“俞振飞同志演《贩马记·写状》时，桂枝因父亲关在监中，不免想起就哭。俞振飞去赵宠，有几句台词是：‘夫人不哭，下官就不恼；夫人要哭末，下官就恼了。’我也演过四次《贩马记·写状》，表演时我总是气冲冲地一面说，一面往椅子上狠狠一坐。观众给我的评语是‘过火’。俞振飞同志却不是这样，他念到‘夫人要哭末’，下面添了一个‘唔’字，下得很轻，他拱着手，笑容满面，再说‘下官就恼——了。’显示他是在说笑话，体现了他对桂枝是非常怜爱的。这句‘恼了’的表情，实是恰到好处，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”

俞振飞同志不仅《写状》演得好，演《三拉》，赵宠看到他的妻子桂枝被“不带家眷”的按院

拉进后堂，焦急万状，由于他演得真切，使观众在笑声中感到赵宠对于妻子的热爱，这里的表演也是合情合理的。

我想，这三出《贩马记》之所以能够越演越盛，恐怕与剧情曲折有关，亦庄亦谐，处处能吸引观众看下去。更重要的，还在于巡按伸张了正义，终于使得受贿的胡老爷投井，杨氏等坏人由衙役去调来，当然也要定罪。清官断案，李奇沉冤得雪，大快人心；好人一家团聚，这些都是观众喜欢的，也许这是三出《贩马记》盛行的原因吧！

赵 景 深

一九八一年四月

前记

京剧《贩马记》是属于吹腔戏，用笛子伴奏，唱腔中加用过门，唱词格式是“板腔体”用上下句，词句用七字句或十字句。上句末一字仄声，不限韵，下句末一字平声须押韵（这是与昆剧用长短句的“曲牌体”不同之处），曲调清幽悦耳，词句通俗易懂，为广大观众所喜爱。

此剧早年老徽班流传已久，以李桂枝、李奇为主角，有全本。后因旦角、老生人才凋零，后继乏人，《贩马记》一剧渐为京班、昆班吸收取而代之。删去前面李奇贩马——入狱的戏，只演《哭监》《写状》《三拉团圆》三折。因为前面的剧情在这三折戏中通过李奇、李桂枝在“哭监”“写状”里的大段唱词中，反复叙述，观众已能了解，如果从头至尾整本演唱，反而把后面精彩的场子冲淡了，现在这样只演三折，恰到好处。

由于剧中人物主次易位，赵宠一角，上升为主要角色。早年演《贩马记》的名演员如程继仙、朱素云的赵宠早负盛名，现在是俞振飞先生的代表作；李桂枝一角，梅兰芳、程砚秋、荀慧生、尚小云都演，极一时之盛，尤其是梅兰芳先生晚年经常与俞振飞先生合作演出此剧，做工细腻，表演传神，可说是珠联璧合。李奇一角，亦是仅次于赵宠、桂枝的重要角色。名演员如周信芳、马连良等都曾演过李奇，与赵宠、桂枝配合相得益彰。现在当推昆剧名师郑传鉴同志演来传神阿堵，有独到处。

这个整理本以梅先生在1954年以前的演出本为依据。在当时来说，已经是总结历年来演出过程中不断改革的修改本，比较正确完善。但时间距今又是三十年了，时代在前进，舞台上演出犹在不断改进，因此剧本需要作更进一步修订。

在表演形式方面某些地方嫌过于繁琐，近年舞台上已经从简略。在这个整理本里不受原本局限，按照现在演出形式加以订正。

关于表演艺术方面，历来诸名家各有心得，身段神气各有不同，整理本略加注释，是编者历年来观摩各个名家的表演艺术，凭记忆所及，记录下来，仅供爱好艺术的同志们作研究参考。

这次整理工作考虑可能还不够周密，疏漏在所难免，希读者不吝指正。

在整理过程中承戴趾仁、秦锐生两位同志大力协助，在这里致以衷心感谢。

顾文芍 郁钟馥 叶惠农

一九八三年四月

剧 情 说 明

新任陕西褒城县令赵宠，下乡劝农未归，他的新婚夫人李桂枝夜闻监内传来犯人的悲切哭声，因命将该犯提出监来详加讯问，才知啼哭的老犯人竟是她的父亲李奇。

原来李奇素以贩马为生，有子保童及女桂枝，前妻亡故后，又娶杨氏为继室。杨氏乘李出外经商，私通地痞田旺，并将保童、桂枝逐出。李奇回家不见子女，盘问侍女春华。春华因惧杨氏淫威，竟自缢死。杨氏串通田旺诬告李奇因奸逼死春华。前任县官受贿，判李奇死刑，下狱待决。

李桂枝听她父亲哭诉了含冤经过，悲痛万分，但当时未便相认。等赵宠回衙，就向他求援。无奈案已判决，无法翻案，赵宠只得替桂枝写了诉状，并教她到新任巡按前申诉。巡按见是桂枝，忙将她拉进后衙；赵宠闻讯大惊，闯进辕门，不想也被巡按拉了进去，及至到了后面，才知巡按大人就是桂枝的弟弟保童。

保童提李奇复审，前任官胡老爷畏罪投井，于是当堂剖明冤情，一家人得庆团圆。

服 装 和 道 具

禁 卒——戴蓝毡帽，挂黑八字，穿蓝布箭衣，系青鸾带，黑彩裤，布鞋。

小打彩(即蒙法极)，短柄木棰。

李 奇——戴黪发髻，打蓝布包头，挂黪三，穿蓝布茶衣，打白裙腰包，穿黑彩裤，长统白布袜，草鞋。挂锁链，戴手铐。《三拉团圆》换蓝褶子，罩古铜色帔，黄绸打头，戴古铜色员外巾，穿云头鞋，持龙头拐杖。

丫 环——戴头面，穿绿素袄裤，罩绣花红坎肩，穿彩鞋，系白汗巾。
红明角风灯，茶盘，元宝。

桂 枝——戴头面，彩色纱巾包头，穿绯色褶子，披绣花红斗篷，穿红彩裤，系湖色绣花裙，穿绣花彩鞋。第二场卸去纱巾斗篷加罩大红绣团花帔。第三场脱去红帔，戴黑罗帽，披黑褶子。第四场仍换红帔(同第二场)。

家 院——戴黑硬罗帽，打黄绸，挂黪满，穿黑褶子，系黄鸾带，穿黑彩裤，长统白布袜，云头鞋。
招详，文房四宝。

赵 宠——戴方翅纱帽，穿蓝官衣，衬素褶子，系玉带穿湖色彩裤，厚底靴，回衙后卸去蓝官衣和玉带，换罩大红团花帔。第三场换黑素官衣(无补子)，系黑色玉带，穿绯色彩裤，第四场在被保童拉入后堂下场后换红官衣，红色玉带。

保 童——戴方翅纱帽，穿红蟒，系玉带，穿绯色彩裤，厚底靴。

胡老爷——戴圆翅纱帽，挂白吊搭，穿黑素官衣(无补子)，系黑色玉带，穿红(或黑)彩裤，穿朝方靴。

门 子——戴黑罗帽，穿黑褶子，黑彩裤，黑靴。

四衙役——戴红毡帽，穿青袍，黑彩裤，黑薄底靴。月华旗。

四龙套——戴红报子巾，穿红龙套衣，黑彩裤，黑薄底靴。

贩 马 记

人 物 表

禁 卒	丑	李保童	小生
李 奇	老生	胡老爷	副
李桂枝	旦	门 子	杂
丫 环	贴旦	四衙役	
家 院	末	四龙套	
赵 宠	小生			

哭 监

〔【撤锣】幕启。台中设堂桌一张，外场椅一只。

大边设一椅，靠背边扎一长竹竿，上系绳圈（作将军柱）。〔【撤锣】止。

禁 卒（内白） 啊哈！

〔【小锣五击】上，至九龙口。

（念〔数板〕）

（叫起） 我做——

1/4 (多·多罗多|衣多罗|大) | 我做 | 禁子 | 管牢 | 囚. 0 | 十人 | 见了
九人 | 愁。 | 有钱 | 的 0 | 还好 | 受; 0 | 没钱 | 的 | 打·不 |
(边念边走至台中)
休来 | 骂·不 | 休。 | 哪怕 | 犯人 | 做对 | 头,做 | 0 对 | 头。 |

〔【小锣住头】坐外场椅。

（白）我，褒城县的禁卒便是。只因我这监里收着一名老犯人名唤李奇，来到我这监中日子也不少啦，一个钱儿我也没见着他的；今儿个也没甚么事，把他叫出来，跟他要两钱儿花，就是这个主意。李奇呀！你给我走出来罢！

李 奇（内） 来了。

〔【小锣冒子头】 李奇戴手铐，满面愁容上，至九龙口。

(〔吹腔〕)正宫调 1=G

サ 多 多 5 5 6 1
 (唱) 满 腹 含 宽 向 谁

$\frac{4}{4}$ 2 3 3 2 35 3 21 | 6 1 5 6 . (1 3235 | 6123 12 7 6·165 3565 |

诉?

6) 3·2 3 3 5 | 6 · 1 2 3 1 6 | 5 6 1 5 3 5 |
 只 为 我 的 儿 女 苍 天 吓,
 (仰首望天,
 向上拱手)

5·653 2 3 3 5 6 | 1·5 323 3 2 3 | 1 · (6 1 5632 5616 |
 苦 燕 人! (擦泪)

1) 6 6 6 1 3 | 2 · (3 2 1 12 35 2) | 5·6 5 5 6 1 6532 |
 阎 王 要 命 犹 自

(乙大 乙 令 台 扎)
 5 2 (3 2 1265 6123 | 2 4 2 2 1 1 | 2 3 2 1 | 6 5 | 5 6 5 6 |
 可, 禁 大 哥 呼 唤

(禁卒夹白: 李奇快来!)
 (李奇夹白: 来了。)

1 2 3 | 1 · 0 | 6 1 | 6 1 | 6 6 1 | 2 · 0 |
 吓 掉 了 魂。 将 身 来 到 狱 神 殿,

(边唱边走至中台口左转身进门站小边)

2 1 | 2 1 | 2·3 2 1 | 6 1 | サ 6 5 3 5 |
 大 哥 台 前 好 超 生。

【小锣二击】

吓大哥, 有礼了。(向禁卒施礼)

禁 卒 你哪儿那么些个穷酸礼呀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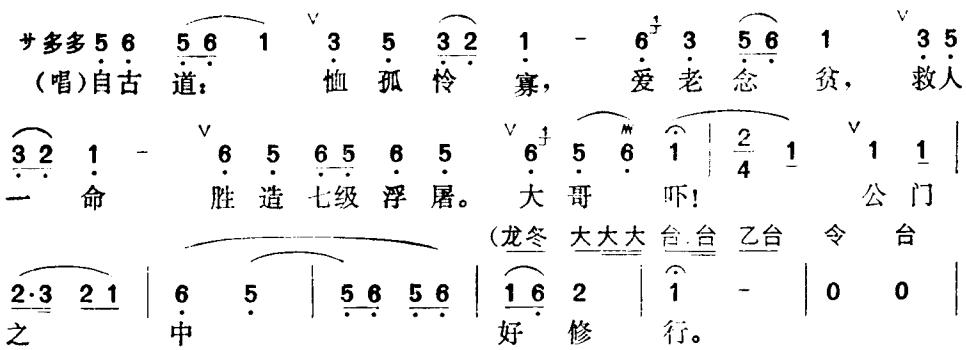
李 奇 啊, 大哥呼唤, 有何吩咐?

禁 卒 李奇, 你来到我这监中, 日子可也不少啦, 一个钱儿我也没见着你的, 有银子有钱你倒是拿出来, 我好给你垫补着花呀!

李 奇 阿呀大哥啊! 想我李奇身遭不白冤枉, 哪有银钱送与大哥使用? 望大哥行个方便罢!

禁 卒 一个行方便, 两个行方便, 难道叫我喝西北风不成? 告诉你说, 今儿个有钱便罢, 要是没钱, 教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!(取小打彩拍一下桌子)

李 奇 哟呀大哥吓!(单腿下跪)



(禁卒夹白: 吱!) (将李奇踢倒)



(禁卒拿小打彩打李奇, 李奇边甩髯口边躲闪, 单腿跪步向大边)



(拿木棰作敲钉手势)



(内白: 伙计喝酒来呀!)

燕 卒 哦,就来。我先喝酒去,回头再跟你算帐。——来了,来了。

〔小锣打下〕上场门下。

〔起初更锣〕李奇醒。

李 奇 唉,想我李奇好不命苦吓!

尹多多 6 5 6 1 3 5 3 2 1 - 6 3 5 6 1 3 5 3 2
(唱)我 李 奇 幼 年 丧 父, 中 年 克 妻, 老 来 丧
1 - 6 5 5 5 5 6 1 1 1 6 3 5 6 1
子, 这 是 我 李 奇 三、 三 不 幸 也, 苦 吓!
||

〔打二更锣〕

尹 5 6 1 1 6 5 5 6 1 1 3 5 5 3 2 1 -
(唱)我 哭, 哭 一 声 李 保 童 早 死 的 亲 儿!
5 6 1 1 6 5 5 6 1 1 3 5 3 5 3 2 1 -
我 叫, 叫 一 声 李 桂 枝 难 见 面 的 小 女 儿!
1 6 5 5 6 5 1 6 3 5 5 6 1 - 1 1 2 3 5 1
你 如 今 在 哪 里 享 荣 华 受 富 贵, 怎 知 道 为
6 3 5 6 6 6 6 5 6 1 - 3 5 3 2 1 -
父 的 在 监 中 受 苦? 我 的 儿 吓!
||

〔下二道幕。撤去“将军柱”，李奇下。二道幕拉开，场上照旧。台中一桌并设外场椅一只。①

〔起三更锣〕

桂 枝 (内) 丫环! 掌灯。

〔小锣夺头〕 丫环持明角灯上，李桂枝披斗篷，纱巾包头上，至九龙口，抖袖，上步。

4/4 (扎) 5 3 5 6 1 6 5 3 2
(唱) 听 谁
6 1 5 3 5 5 3 2 1 2
打 三
2 3 2 5 3 2 1 6
又
5 5 3 2 3 5 3 2
啼 哭 之
||

3 5 2 2(535) 1612 352
楼,
3 5 2 3 2 3
更, 耳 边
1 3 21 6 5 (653) 23 5
听 得
↑ - - -
声。
||

〔小锣一击〕桂枝归台中，坐外场椅。丫环站在桂枝右侧。②

丫环!

① 过去演出，李奇不下场唱完这段后，起〔更锣〕，桂枝上场。

② 过去演出，桂枝先坐小边台口问话。

丫环 有。

桂枝 想这夜半三更，不知何人在外啼哭，你唤院公前去问来。

丫环 是。（向上场门）吓，院公哪里？

家院 （内）来了。

〔【小锣一击】家院上。〕

丫环姐何事？

丫环 夫人言道：夜半三更，何人在外啼哭？命你前去问来。

家院 是。（向上场门）三班六房们！

（内）甚么事？

家院 夜半三更，何人在此啼哭？

（内）我们办公的办公，造册的造册，无人啼哭。

家院 （挖至大边）哦，启禀夫人，他们言道办公的办公，造册的造册，无人啼哭。

桂枝 哦，无人啼哭？

家院 正是。

桂枝 （略寻思）去到监中问来。

家院 是。（向下场门）禁卒！

〔禁卒由下场门上。〕

禁卒 谁呀？哦，老大爷。

家院 你监中可有人啼哭？

禁卒 没有人哭呀！

家院 夫人听见了。

禁卒 哦，我这监里收着一名老犯人，被前任官打得棒伤疼痛，故而啼哭。

家院 候着。

禁卒 是。（下）

家院 （挖至大边）启夫人，监中有一老犯人被前任官打得棒伤疼痛，故而啼哭。

桂枝 哎呀且住！〔【小锣一击】（桂枝站起上步）原来是一老犯人被前任官打得棒伤疼痛；为何哭得那样伤心，其中定有冤情。啊院公，去到监中提那老犯人前来，我要问话。

（仍坐下）

家院 老爷不在衙内，私自开监，小人吃罪不起。

桂枝 不妨，老爷怪罪下来，有我担待。

家院 是。（向下场门）禁卒！

〔禁卒下场门上。〕

禁卒 什么事儿？

家院 将那老犯人提出监来，夫人要亲自问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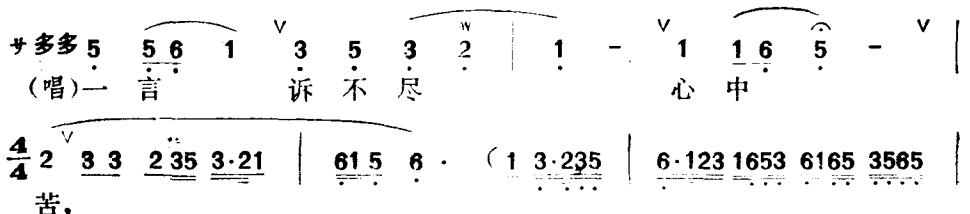
禁卒 哎呀，老爷不在衙内，私开监门，我吃罪不起呀！

家院 有夫人做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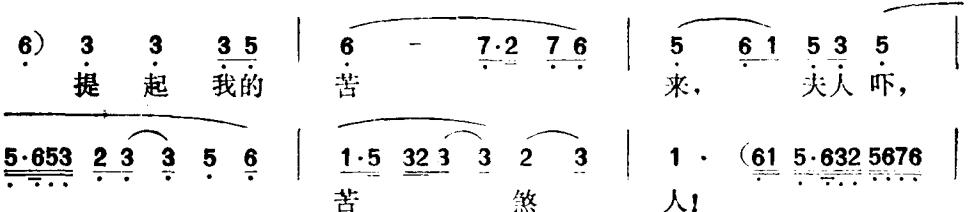
禁卒 那好，李奇走动吓！

〔李奇下场门上。〔【小锣一击】〕

李奇 哟呀大哥，我打不起了。
 禁卒 谁打你，夫人要你出去问话，可别说我打你吓！
 李奇 哦，是是是。
 [禁卒带李奇出监门。
 家院 随我来。（家院引禁卒、李奇进门，李奇居中，家院归大边，禁卒归大边台口）
 见过夫人。【小锣一击】
 李奇 （向桂枝下跪）夫人在上，老犯人叩头。
 桂枝 罢了。（注视老犯人，【小锣一击】起立，走向小边台口背供）
 看这老犯人偌大年纪，与我屈了一膝，我心中有些不安。——院公！
 家院 夫人。
 桂枝 叫这老犯人脸朝外跪，垫膝回话。（念完后，面朝里站）
 家院 是。啊，禁卒！夫人叫这老犯人脸朝外跪，垫膝回话。
 禁卒 他哪来垫的呀？
 家院 取你的被褥前来。
 禁卒 我的被窝早就当了。
 家院 胡说！快去取来！
 禁卒 算我倒霉。（下场门下，取垫子即上）
 李奇，夫人叫你脸朝外跪，垫膝回话。
 [李奇朝外，垫膝跪台中。
 桂枝 尔等回避。（归座）
 家院 是。
 【小锣一击】家院下，禁卒下场门下。
 桂枝 啊，这一老犯人，把你犯罪情由，一一讲来。
 李奇 唉，夫人容禀！①



(啜泣)(桂枝夹白：不要啼哭，慢慢讲来。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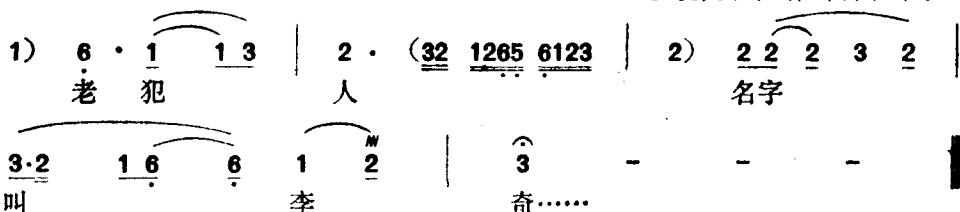


(拭泪)(桂枝夹白：家住哪里？)

① 此时夫人突然内堂传讯，疑惑不解，唱时脸虽朝外，但必须时时注意背后的动态，做出应有的反应。



(桂枝夹白：你叫何名字？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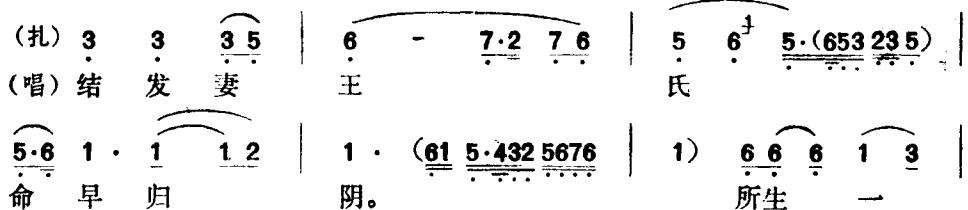
桂枝 且慢。【小锣一击】桂枝一惊，略寻思)丫环，看茶伺候。

丫环 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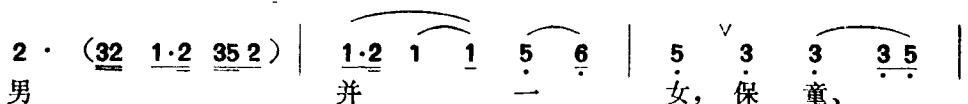
〔丫环由上场门下。【小锣一击】〕

桂枝 啊呀且住！【小锣一击】(离座，走向小边台口，背供)这一老犯人名叫李奇，想李奇乃是我爹爹的名字呀，怎么他也叫李奇？【小锣一击】(略寻思)嗳！我想天下同名同姓也是有的，待我仔细地问来。——啊，这一老犯人，你可有妻子？(仍归座)(从这里开始怀疑，逐渐越听越证实是自己的父亲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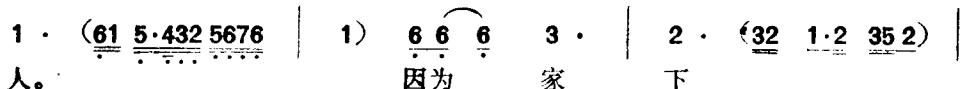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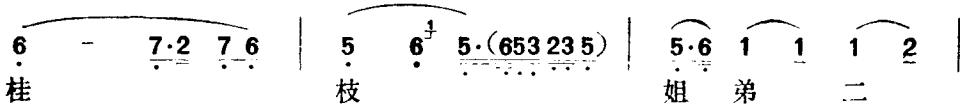
李奇 夫人啊！



(桂枝夹白：可有儿女？)(至李奇身后靠近小边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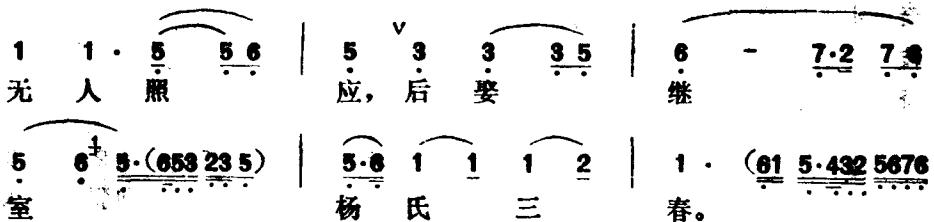


(桂枝夹白：叫何名字？)



(当李奇唱至“保童、桂枝……”时，并双手搭袖轻声叫：哎呀爹！急以袖掩口，后

(退，啜泣)



(桂枝夹白：作何生理？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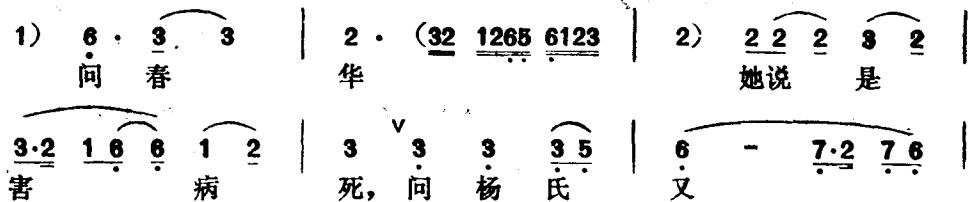
(李奇发觉背后有啜泣声心中诧异，不敢向后看，照实回话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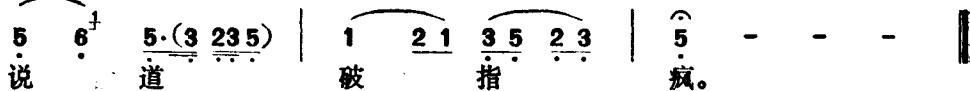
(桂枝在李奇身后走向大边)



(桂枝夹白：就该盘问才是。)



(桂枝夹白：问杨氏呢？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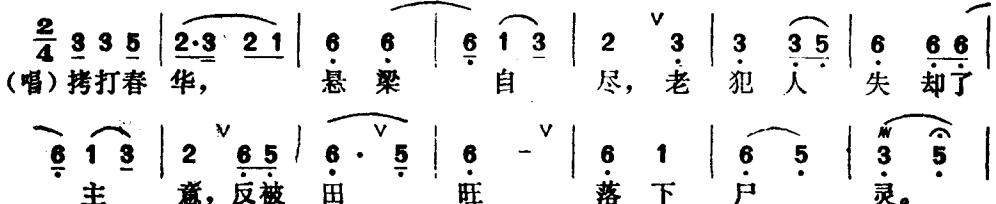


桂枝 且慢！我想一个人得了两样的病症，岂不是假的呀？(越听越紧张，急切地想问明原委)

李奇 本来是假的。

桂枝 难道说就罢了不成？

李奇 哎呀夫人哪！



(左手托住右手腕，右手五指伸开，手心朝外，摇动，从上往下)